

羊城晚报专访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张培忠——

浓墨重彩书写广东故事 波澜壮阔记录现实生活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孙磊 图/受访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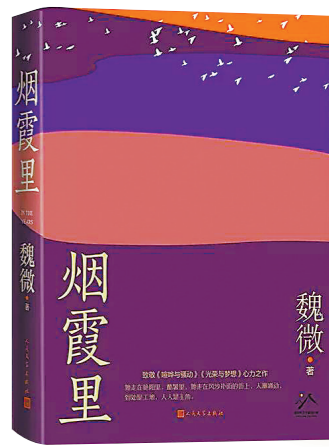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,《燕食记》《烟霞里》如何经过六轮淘选从238部作品里杀出重围?最后为何还是离茅奖一步之遥?广东文学近十年来为何有跨越式的发展?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,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、分组召集人张培忠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访谈,解码广东文学——



张培忠



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分组讨论现场



壹 有一点点遗憾,这次离茅奖很近了

羊城晚报:您最早什么时候知道茅奖的结果?张培忠:8月11日当天,现场公布投票结果就知道了。

羊城晚报:之前有没有预估到会出现广东入围的两部作品(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魏微的《烟霞里》)一部都没选上的结果?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?

张培忠:结果出来以后,也感到可惜,谈不上心理准备,应该说评奖过程中是有很大的希望的。

羊城晚报:当时觉得势在必得,可以这么讲吗?

张培忠:也不敢有这么自信,但是因为从一轮又一轮地推,我们的作品还是走在前面,当时觉得希望还是很大。比如,葛亮的小说《燕食记》,这是一部充满了中国精神、中国气质的作品,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可,出版一年,发行量已达15万册。

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张宏森说:“广东文学在大家的努力下成绩很好,相信好作品永远有生命力。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,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李敬泽说:“这一次参评茅盾文学奖,总体上来说,广东作家表现非常突出,就整体实力而言,可以说已经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文学的第一方阵,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景象,说明广东文学有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。广东作家有信心也有能力,努力书写好这个伟大的时代。”

羊城晚报: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拿不到奖?

张培忠:应该说没得奖既是意外,但也情理之中。因为238部参评作品,经过6轮的评选,6轮投票,6轮淘汰,越往前走肯定就越难,能进到前10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毕竟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,有评审的规则,只能接受。但说实话,还是有一点点遗憾,四年才一次的国家大奖,而且这次我们离得很近了。

羊城晚报:知道广东省有十部作品入围的那一轮的时候,当时是怎样的心情?

张培忠: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欣慰的。茅盾文学奖评奖就是把四年里最好的长篇小说作品推选出来,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,238进80,要刷掉2/3,也是挺“残酷”的。在第一轮备选80部作品中,广东占了10部,备受瞩目。

羊城晚报:以前有没有过这么大规模入围的情况?

张培忠:像这次那么集中,以前是没有过的。

贰 清除沙子、杂质、隐患,提高作品的成活率和精品率

羊城晚报:这次的大规模入围,和近些年对文学工作的重视和组织有怎样的关系?

张培忠:这说明对文学创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。近年来,广东文学创作的组织化程度确实加强了,我们加大了对作家的支持力度,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,加大政策的保障力度,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。所以,文学创作的顶层设计及统筹谋划非常重要。

这些年,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对文学事业非常重视,当时的李希书记多次对省作协工作作出批示,到作协视察,听取汇报,提出要求;黄坤明书记到广东履职不到一个月,就指示广东作协要组织作家创作新版《人世间》,浓墨重彩书写广东创业故事。羊城晚报连载的粤菜师傅、南粤家政题材作品,就是按照领导的指示精神征集的,效果很好;《燕食记》《乌江引》就是这样征集来的选题,并给予了资金支持。

我到作协工作以后,我们这一届党组,除了全面推进文学事业发展,主抓文学的两大重器,一是长篇小说,一是长篇报告文学。2019年10月,我们召开了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,100名长篇小说作者参加会议,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老师讲课,谈创作体会、创作经验,有非常强的启发示范作用;还请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从理论的层

面讲长篇小说的创作。

作家“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”是广东省作协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。此次参评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,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、熊育群的《金墟》、吴君的《万福》,就是深扎之后的收获,《燕食记》《乌江引》是省作协重点创作项目资金扶持的成果;魏微的《烟霞里》是省作协在职创作扶持的成果,获得了全国评论家和读者的肯定。

这几年我们还通过更普遍的多轮征集,征集到重点扶持选题超过100部。通过各种渠道、各种办法,有点有面地工作,调动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,这几年来全省作家一共创作了1900多部作品,其中长篇小说就达到200多部。有量的保证,才有质的提升。

羊城晚报:除了组织推动,对于具体的创作还有哪些扶持措施?

张培忠:不但重视播种,我们还加强跟进服务,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,我们去看望他们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创作出初稿后,我们请全国顶尖级的评论家来开改稿会,挑毛病,谈问题。我们现在在关口前移,作家写出初稿后,先开改稿会,请名家号脉把关,作品中有什么毛病,毫无保留地讲出来,然后让作家去改,有些改一个月,有些改两个月,有些改半年。把沙子、杂质、隐患清除掉,这样就提高了作品的成活率和精品率。

叁 不为获奖而创作,这样的作家值得敬佩

羊城晚报:组织工作促成了这几年来广东文学的蓬勃发展的,但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创作造成影响,比如题材受到了限制?

张培忠:不会的,作家有他们创作上的充分自由。比如,选题通过征集,并给予扶持,但在具体创作上我们不会进行干涉,当然,改稿的时候评论家会从文本的角度提出建议。我们只从大的方面强调主旋律,又强调多样化。比如,建党百年,改革开放,新时代,必须给予关注;还有对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这样的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;还有年轻作家的新风格新样貌,还有广东的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、重点风物,革命题材,粤港澳大湾区题材,等等,题材非常丰富,覆盖方方面面。

羊城晚报:《燕食记》《烟霞里》都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,这种地方性的强调是必要的,但会不会影响它被更广泛地接受?

张培忠:我觉得不会受影响。广东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价值,从鸦片战争开始,广东一直是引领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、先行地、示范地。《燕食记》就是把人间情义、家国情怀寄托在粤菜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物象上;民以食为天,所以它的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,岭南的特色更容易令读者产生共鸣。《烟霞里》也是如此,它有自叙传的特质,但又超越了自叙传的界限。邓一光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也可以说是一部世界性的作品,写的是

抗战时期的香港保卫战,气象宏大,内涵非常丰富,他现在准备创作一部大湾区题材小说,要从18世纪开始写起,写出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异同。他准备去澳门大学当访问学者,住一段时间,把那些相关史料读完,再进行创作。这样的作家值得敬佩,他们不是为获奖而创作。

羊城晚报:包括葛亮、魏微,有不少作家都是从外省引进的。有人说,外来作家对本土文化可能还是会有隔阂,您认为呢?

张培忠: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流于表面,要从更深层更广阔的布局上看这个问题。粤港澳大湾区,本来就是流动的;广东历史上就是流动的。无论是潮汕人、客家人,甚至广府人,都是从外省迁徙到广东的,广东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的省份,不论是新移民或老移民,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尤其是现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,更要有大视野大格局,不能固守一隅,这也是大势所趋。

具体就这两个作家来说,魏微已经在广东生活了近20年,她的作品写的也是广东的生活,她还是广东文学学院院长;葛亮到香港读书并居留下来,他是广东作协会员,又是广州市作协副主席,所以无论是从身份或作品的题材、特色来看,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广东作家。广东作协的第一任主席欧阳山,虽然他是湖北人,但不妨碍他的《三家巷》是广东文学的代表作。“东西南北中,发展到广东”,到了广东都是广东人,这也是一种广东精神。

肆 从“请进来”到“走出去”

羊城晚报:这次入选的广东作家中,50后、60后、70后、80后都有,年龄梯度比较合理,这表明确对年轻人的扶持力度大,广东文学后继有人?

张培忠:是的,我们在对广东本土作家重视和扶持的同时,还专门召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议,聘请全国25名一流作家、评论家、名刊主编以一对二的方式来帮助青年作家。在第一轮百名青年作家的培养中,包括王威廉等作家已经成长起来,第二轮百名青年作家工程又启动了。这次入选前四十部的作品里,厚圃、林棹都是本土的年轻作家,既说明年轻作家在成长,也说明本土力量在崛起。我们对青年评论家的培养同样重视,让创作与评论两翼齐飞。

羊城晚报:最近推出五大卷《广东文学通史》,是个创举,这与当下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关系?

张培忠:从2020年开始,我们就着手谋划编撰这么一部通史。首先,广东的经济总量34年保持全国第一,文化也要发展起来,盛世修史是我们的责任。第二,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人文湾区建设,除了创作,还要有理论构建,话语体系构建,历史传统就是

理论的来源,因此,对2000多年广东文学历史的梳理,也是总结,能够助力人文湾区建设。第三,文学馆正在建设中,既然有展陈,就必须有理论支撑,因此,我们就把全省最强的文科力量组织起来,请林岗、彭玉平、陈剑晖、贺仲明、纪德君、陈希等担任执行主编和分卷主编,由我和蒋述卓老师担任总主编,聘请了20多名副教授以上的撰写团队,经过几年努力,这件事就这样做出来了。

广东文学也是岭南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作为一个作家,首先要从传统里去汲取营养,发掘资源。通过撰写《广东文学通史》,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广东文学的特性,开放性、革命性、市民性、商业性。这样的梳理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:广东作家作品有不少曾被译介到国外,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传播?

张培忠:广东有数千万华侨遍布世界各地,所以广东文学在对外交流方面有很大优势。但前几年受到了疫情影响,我们要继续加强,包括11月份举办亚洲文学对话大会,筹划与高校联合建立外国作家、评论家的驻校制度等。当然,我们还要“走出去”,跟国外的文学界交流,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。

羊城晚报:广东作为网络文学大省,在这方面有什么新举措?

张培忠:10月份广东要举办中国网络文学大会,推动建立网络文学走出去的平台。如何引导网络文学创作,打造IP,形成产业,彰显中华文明特色,需要我们继续努力。

贺仲明(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、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:

点评

广东文学极具潜力

广东作家在这一届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,可以说有大的发展和突破。尤其是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魏微的《烟霞里》两部代表广东的作品,进入茅奖提名前十,是广东文学极具潜力的一个表现。

此前,在茅盾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公布的238部参评作品中,第一轮进入前80部,广东作家的作品多达10部,除前两部,还包括邓一光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、熊育群《金墟》、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、庞贝《乌江引》、林棹《潮

陈培浩(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:

实力强劲各有特色

这一届广东报送的作品整体实力非常强劲,表现也很亮眼。这些作品来自于不同的题材,比如魏微的《烟霞里》,写的是改革开放当代生活题材,邓一光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、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、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庞贝的《乌江引》等都是历史题材,吴君的《万福》是改革开放题材,厚圃的《拖神》是潮汕题材,这些作品在既有的题材类型中都做出了有力的艺术探索。另外,像熊育群的《金墟》跨度一百多年,从东方到西方,书写司徒氏

和关氏两大家族的故事,它让我们看到历史文化题材的丰富和无穷。

这次进入前十的两部作品也是各有特色。《燕食记》显示了葛亮写一部中国式小说的决心。他试图提供的,不仅是中国故事和中国韵味,还有中国的伦理。对《烟霞里》语言的称赞,是有共识的。魏微有相当自觉的文学语言意识,她躬身面对时代和经验变迁对语言的挑战,调焦、对焦出一幅极具辨识度的当代精神肖像。